

成长，我与故乡

□于昊杰

我的成长，每当与故乡挂钩，是痛苦与坚忍的。

开发商的吊车与铲车夷平了村庄，村口的小桥默然崩坏，坠入泛着寂寥涟漪的寒水里，河流浸过了堤坝，开始发狂似的奔流——我见证着这一切。

故乡在我幼年时是澄澈的，河水映着云影，河底的砂石有着淡淡的皂角的香味。夏天我们会跳下水去捉游得飞快的小黑鱼，夕阳下与扎着小辫的小女孩沿河岸走到入海处，看那一轮斜阳与辉光隐入海底，夜晚聆听永垂的星夜的絮语，傍晚海水退潮我们会拿着编好的小篓，在松软的沙滩上挖出鲜美的蛤蜊，或在石缝间钓青黑的海蟹，我们携手而行，言笑晏晏。祖父也总是一脸慈祥，骑着吱吱的自行车带我去十里地外的集市，去看那笼子里雪白的小兔，去买硕大的桃子，刚出锅的鸡爪，鸡爪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令人难忘。

后来我外出求学，回村子的

次数少了。过年炕头闲坐时，听闻老人与别户的恩怨，村书记又私自卖了地皮中饱私囊。二大爷抢了祖父的地皮，父亲与叔叔陷入无休止的恼怒的咒骂里，祖父脸上也显示出从未见过的阴沉……故乡这幅风景画在我眼里出现了裂痕。故乡也有深陷世故不能脱身的无奈与怅然啊！暑假归家，在漫天的麦穗间，我远远看见二大爷向我的方向走来，到了眼前，他却先转身进了一旁的小巷，扬长而去了——我几乎认不出那是过年塞给我满兜糖的人。

受开发商的催促，大多数人已经迁到楼上，村子已经老了，许多人家房梁倒塌，门前野草漫生，村东几十米高的大榆树也被砍倒。不少人都已没有菜园，便在废弃的家中种上玉米，这片绿意在我看来却显得无比荒芜。

过年回家时，吃过团圆饭我推门出去走走，雪轻轻地落在黑夜里。我悄悄走向村口的那条河，

严冬刺骨，寒月高举，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寥，又感到自己被一种沉痛的宽怀盈满了，在一片坍塌的沉默前，我的内心却激烈地迸溅出了不同的声音。

今年，村庄就要被高楼大厦取代，我学会了与村里的老人寒暄，看懂了父母还会在二大爷儿子婚礼时含笑去送份子钱，也不会集市上吵嚷着要吃要喝了。可是我的伙伴呢？那摇着铃铛，买一串糖葫芦送一串黑枣的老人呢？我想起了那晚村庄失火时，爷爷将我锁在门内“你要出去救火，别人以为你放的怎么办？”第二天浓烟消散，那草垛已经化成灰烬。

我长大了，村庄要被发展的一把烈火焚尽，世故与贫穷是它的燃油，最后化为齑粉。昔日杨柳依依缱绻，今日已经是雨雪霏霏而承宇。我在其中成长，并且握紧了它的灰烬，那美好与叵测，最后再再地，都化成了一缕不散的乡愁。

一起成长的时光

□杜新英

鲍勃·迪伦唱：“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长大成人？”

我已经走到37岁。我的儿子，才4岁。

小区精致的苏式园林里，杨柳如烟，袅袅枝条下，捉蝴蝶的孩子。绿色背景衬着彩色毛衣，甚是好。我站在远处望，并不靠近。

似乎是越来越懒惰了，悠闲如半退休的老人。明媚的天气，大好时光，本应该坐在实验室里观察小白鼠，是不是？

我也曾经是令导师骄傲的弟子。毕业前，导师轻轻说：“我从美国给你请了一位教授来主持你的答辩仪式。”我一惊。外国人爱较真，我师父，这是对自己的徒弟太有信心，还是坚决要把徒弟卡下去？

据说，每次师弟师妹惹师父生气，师父总是说：“所有的研究生都聪明，你师姐最聪明；所有的研究生都努力，你师姐最吃苦。你们还偷什么懒？”

我也曾认真地搞研究来着。可是，宝宝来了。我从一个全神贯注于工作的科研人员变成手忙脚乱的新手母亲。吃喝拉撒打疫苗晒太阳，什么时候加衣什么时候添饭。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婴儿。好不容易养起来，可是，孩子不合群，也不和陌生人说话。

跟着妈妈泡实验室的孩子孤独惯了。

纠正吧！

每天带着孩子往热闹的地方跑。公园动物园游乐场，哪里人多往哪里挤。拍球钻洞爬滑梯，会玩才能有朋友。妈妈宝贵的时光，就在教孩子学骑自行车领着孩子串门的时候溜过去。

迫不及待地等着孩子长大，可是，孩子尚未长大，妈妈已开始衰老。

不用紧盯孩子的时候，我喜欢抬头望天。深蓝色天空飘着白云，洁净高远，一如当初我脚步匆匆进出实验室时所见。报课题，做实验，写论文。理想在我心底从未消失过。和孩子一起追逐的时刻，我仍然看见我的目标。不事不盗心亦乱。

一颗心，能年轻几回？此时不做，更待何时？可是孩子的性格，也是影响他一辈子的事。

这也是成长吧？一个习惯了大步流星往前冲的事业狂，学会简单生活，学会处理幼日常突发事件，学着和孩子一起研究蜗牛，一起种下萝卜种子，观察发芽长叶开花到结实的过程。还学会，慢慢走路，观察周围春夏秋冬的变幻，享受世界的美好。

孩子越长越快。突然就多了很多问题：这是什么花？兔子爱吃草还是爱吃菜？长短角的动物是羊还是鹿？喜鹊有什么特征？也学会了更多行为。比如，自己吃饭穿衣上厕所，自己收拾玩具，睡觉前把幼儿园的课本放在书包里。妈妈放手的日子，并不远。

想让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自己就别闯红灯。想要孩子规律作息，自己先坚持按时睡觉。身为成年人的妈妈，身上多少有一些成年人的缺点。因为要以身作则，自己的坏毛病先自觉改掉。

教育孩子的时候，也完善了自己。孩子是妈妈的镜子，妈妈是孩子长大后的模样。

这就是一起成长吧？互相纠正，互相学习。

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

成长

投稿邮箱：qwbxzn@163.com
主、《小说选刊》副主编）
命题嘉宾：王干（鲁迅文学奖得

在行走中成长

□孙道荣

临出门，儿子还是决定，穿上那双他最喜欢的运动鞋。儿子视这双鞋为宝贝，轻易舍不得穿的。

我告诉儿子，那是很偏僻的山沟沟，路非常难走，很容易弄脏或者弄破鞋子的。儿子信誓旦旦，他会小心的。

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又从县城换乘三轮机动车，然后，步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来到了祖居的小山村。只有大堂哥在家，其他几个堂兄弟，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我们正闲聊着，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子，忽然低着头，走了进来。

大堂哥喊住了他，“二柱，这是你城里的叔。”又指指我儿子，“这是你城里的弟。”男孩怯怯地喊了我一声“叔”，又看了眼我儿子，嘴唇动了动，也不知道说的什么。

我拍拍身边的板凳，示意二柱也坐下来。这次带儿子回乡，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和老家的孩子们沟通沟通。儿子渐渐长大了，但我总觉得，现在的独生子女太自我，很自

私，这一点，与我们小的时候，截然不同。

大堂哥说，二柱在县城里的高中上高二，每个月回来一次，昨天刚从学校回来的。在县城读书，开销大，这几年家里的条件也不好，你嫂子身子又有病，我就不能出去打工，只能靠庄稼地里抠点钱。

听着父亲的话，二柱不停地搓着手掌，看得出，他有点紧张。我上下打量着他，眼光惊诧地停留在了他的双脚上，他竟然赤着双脚，脚上沾着一层浮灰。而边上，儿子的新款运动鞋，显得特别刺目。

二柱好像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双脚往后缩。儿子的鞋，似乎也往后缩了缩。两个孩子，也许都感觉到了他们的不同，并为此不安。

儿子忽然站起来，走到二柱面前，伸出手：“走，我们俩玩去。”两个孩子，很快熟悉，不时能听见他们爽朗的笑声。

大堂哥告诉我，家里条件差，苦了孩子，每次从县城回家，舍不得坐车，都是走回来

的。几十里山路啊，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啊。大堂哥说，有一次他赶集回来，路上碰到儿子，手里拎着鞋，光着脚走。他是怕石子磨破了鞋子啊。他穿的鞋都是他妈妈给他做的，可是，他妈妈有病，没力气啊，纳双鞋底，要花很长时间。

这时候，儿子忽然跑了过来，手里拎着一双布鞋，“老爸，我想要哥哥的这双鞋。”

我诧异而愤怒地看着儿子，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老爸，我是拿我的鞋，和哥哥换！”儿子高兴地脱下脚上的运动鞋，换上了二柱的布鞋，儿子走几步，很合脚。

告别大堂哥和二柱，我和儿子返城。路上，我还是忍不住问儿子，怎么想起来用自己的鞋换哥哥的布鞋。

儿子盯着鞋尖，突然抬起头，“哥哥是他们学校篮球队的中锋，可是，连双运动鞋都没有。如果我不换，哥哥会答应要我的运动鞋吗？”

原来是这样。我骤然发现，儿子已经长大了。

成长就在瞬间

□梁波

大学毕业时，我是一个师范类二本毕业生，成绩平平，家里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怎么办？为此，父母年前就考虑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我家一个老乡的同事的哥哥是县教育局副书记，一年前，副书记把老乡单位一个职工的孩子运作进了县城小学，成为在编教师。我爸甚是羡慕，于是找到老乡帮忙，想让我复制这条路。老乡看在同乡的面子上说，我去找找他。于是，爸爸数次约老乡和他的同事吃饭，最终老乡把饭局定在了他单位内部食堂，毕竟是人托人的事，老乡的同事也不能当面表态，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席间，爸爸让我敬酒，我那时嘴拙，也不太懂人情世故，很勉强地去敬酒。饭末，爸爸要去结账，老乡说，你别去了，我已签了字，食堂里拿钱也结不了。又说了一句让我差点流泪的话：“等孩子就上业，这酒喝起来就是甜的了”。原来，这场酒，他喝得也很苦。后

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参加县里的教师招聘。

本家有个叔叔在县政府当主任，但没有什么交集。村里人都说他有本事，爸爸就辗转找到了他，起先他只是打官腔。年前，爸爸打电话联系他说要去认认门，他说，我在外面呢，等会回去。于是，我们拎着大包小包到他家小区门口等着，外面的风很冷，冻得我们直打哆嗦。后来，终于进了他家，先唠家常，再谈正事，得到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答复。再后来，好不容易请他出来吃了一顿饭，饭前，他再次打官腔说，这个事，太麻烦了，我再办最后一个，就不办了。然后，掏出手机给据说是县组织部副部长打了个电话，说老家侄子想考选调生，请他关照一下云云。4月份，我参加选调生考试，名落孙山。

眼看马上就要毕业了，爸爸有些着急。偶然听说同事老田的媳妇和县里某中学校长媳妇是同事，爸爸想让

我进那个中学。找到老田时，老田说，你老哥以前帮过我，我尽最大努力帮忙。爸爸于是和老田商量去校长家表示一下，约了几次，校长终于答应。于是，老田及老田媳妇陪着爸爸去校长家。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那天，他们快到校长家楼下时，老田媳妇接到校长媳妇电话说，只能老田和她进门，他（我爸爸）就别上来了。这样，老田和他媳妇提着一盒茶叶，里面放着一张2000块钱的购物卡去了校长家，爸爸则坐在校长家楼下等着。当老田从校长家出来时，看到地上的烟头和爸爸尴尬的表情，打圆场说，校长太谨慎了。爸爸说，没事，没事。现在想起这一幕，我心中仍是一阵酸痛。毕业前夕，我到这所中学试讲，成了一名代课教师。

这件事给我深深地上了一课，比大学里每一节课都深刻、有价值、有意义，我感受到什么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体验到什么是热脸贴冷屁股，知道了

什么是求人不如求己，明白了人为什么要自强自立。

在学校蛰伏的两年，我一边教学，一边复习考试。两年后，凭借一己之力考进市里一家事业单位，给了父母一个安慰，让他们可以扬眉吐气；给了自己一个交代，有了一种基督山伯爵复仇般的快意。工作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有的人能轻而易举地从企业调到事业单位、有的人小步快跑年纪轻轻就平步青云，而更多的是农家子弟凭借真才实学和一点点运气一路过关斩将闯出了一片天地，甚至有的又考到了中央部委。

成长，有时很漫长，有时就在瞬间。大学毕业就业的经历，倒逼着我成长。如今，我还在边工作，边读书，边复习，边考试。我深刻地感受到，既然无法拼这拼那，那就拼自己的努力吧。脚踏实地，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自强自立，才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